



和上帝决斗的老牛仔 上卷

海明威文集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和上帝决斗的老牛仔

海明威文集

上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编者的话

欧内斯特·密勒·海明威(1899—1961)的一生,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。

他的作品寓绚烂于简朴,于平易处见功夫。独特的叙述语言和独特的艺术匠心,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地位。海明威于文学创作上辛勤耕耘,硕果累累;本文集收入的《老人与海》、《永别了,武器》、《伊甸园》、《钟为谁鸣》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。而《伊甸园》又是他生前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,也是他的绝笔之作。

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海明威作品的需求,我们将海明威的以上四部不同时期代表作收集在一起,以馈读者;相信定会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和收藏。

海明威永远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思索,他认为不重复别人、也无法让后人重复的写法才是创作。他深深地懂得,所谓创作就是独创;他不搞短期行为,默默地不断“自我破格提升”,找到了他的起点——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最后一次冲刺中,以哲理和象征使他的“硬汉子”得到升华《老人与海》,从而获得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。

谁也不否认海明威的天才,但可不可以说他是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似乎有点犹豫,从世界文学的高峰往下望去,他已经攀登得很高很高了,可最后似乎还有一段十分

艰难的路程。

他乏力了……

海明威的爱情生活灿烂多姿而又坎坷，他终生四次结婚、三次离婚，1961年7月2日早晨，海明威终于将一支用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里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……

令人费解的是：海明威的爷爷、父亲都是采取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的。

但，造成海明威自杀身亡的最重要因素，就是一战、二战中相继受伤，加上疾病折磨，性无能症状愈来愈明显。海明威一生嗜酒、爱女人，追欢逐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试想，如果离开了性生活，没有了男欢女爱，海明威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状的。于是他选择了自杀，用双手给自己的生命注上了一个悲壮却不完善的符号。

而海明威这位开一代文风的艺术大师，却给我们在世界文学艺术画廊里留下了不朽的经典巨作。

编者 1995年6月

目 录

老人与海	(1)
永别了,武器	(57)
伊甸园	(309)
钟为谁鸣	(497)

在墨西哥湾有一条向北流淌的大海流，人们叫它湾流。有一个孤独的老头儿，长年驾着小船在这里往返打鱼。最近，他在湾流来来往往已有八十四天了。可是一无所获。在头四十天的日子里，有一个孩子和他在一起，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住一条鱼。孩子的爸爸妈妈对孩子说：“老头儿这段时间交不上好运了。”他们吩咐孩子搭另一条小船到海里打鱼。说来也怪，孩子登上另一条船的头一个星期，就捉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见老头儿，每天划着空空荡荡的小船归来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他总是走到岸边帮他去拿卷起的钓丝、鱼钩、鱼叉，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。那是一面千窗百孔的帆，上面先后补上了一些面粉袋。收起来的时候，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。

老头儿的后颈上凝聚了深深的皱纹，显得又瘦又憔悴。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。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来。因为总是用绳子拉大鱼的缘故，两只手上都长着凸凹不平皱痕很深的伤疤，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创伤，每一块疤都是年深月久的记载。

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示出他的老迈年高。只有那一双眼睛，跟海水一样的蓝，充满着愉快的、毫不沮丧的活力。

“桑提亚哥，”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，孩子对他说：“我又可以和你一起下海啦。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。”

原来是老头儿把孩子教会了捕鱼，所以孩子很爱他。他们之间可以说是忘年之交。

“不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们那只船正交好运，还是跟他们一道去吧。”

“但是，你可记得，你是怎样连续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捉到，以后我们又是怎样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捉到大鱼的吗？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没有信心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爸爸叫我离开你，是因为我是个孩子，不能不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这是合情合理的。”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可是我们信心百倍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我请您到海滨酒店喝杯啤酒，然后我们把打鱼的用具带回家去，好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钓鱼的人都是一家人啊。”

他俩坐在海滨酒店，很多钓鱼的人拿老头开玩笑，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。在坐的人，包括那些年老的渔人，都用眼睛望着他，心里替他难过。但是，他们并没有把感情外露，只是轻轻的谈论着海流。讲述他们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，讲起很久不变的好天气，讲述他们所见所闻的新鲜事。那一天，交了好运的渔夫们都回来了，剖开他们的马林鱼，把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，一摇一晃地走到制鱼场里，在那儿等着冷藏卡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。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腌制厂去，用带钩的滑车把鱼吊起来，开膛破肚，取肝，割鳍，剥皮，肉切成一片一片准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随风飘来一股气味，可是今天随风飘来的是淡淡的气息，因为今天是刮南风，阳光照着海滨酒店，天气是十分可爱的。

“桑提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呃，”老头回答。他把酒杯拿在手中，正在努力回忆以前的往事。

“我去替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。你去玩垒球吧。我还可以划船呢，何况还有罗吉利奥会替我撒网。”

“我还是想去。就是不能跟你一道钓鱼，我也想替你做些别的事儿。”

“你已经为我买了一瓶啤酒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你头一次带我上船，那时我几岁？”

“五岁。那时我把一条生龙活虎的鱼拖上船的时候，那家伙险些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险些送了命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，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，还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上放湿钓丝卷儿的地方，我觉得船在颤动，我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好像是在砍一棵树，接着有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遍了我的全身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儿吗？还是我告诉你的呢？”

“打我们头一趟一起出海的时候起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。”老头儿用那双日晒风吹的、坚定的、慈爱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就会带你去冒冒险了。”他说。可是，你是你爸爸妈妈的，眼下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拿沙丁鱼好吗？我还能从什么地方去拿四条鱼食来呢。”

“今天我这儿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丁。”

“那么让我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头儿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，现在又像微风初起的时候那样的明朗，清新了。

“两条，”孩子说。

“那么就两条吧，”老头儿答应了，“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偷我也愿意”孩子说，“我可是买来的呢。”

“谢谢你”，老头说。他真够天真，在自己谦卑的时候一点不以为奇。但是，他知道他已变得谦卑，这不是耻辱，而且给真正的高傲也没有带来损失。

“照这样的海流，明天一定是一个好日子，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到哪儿去？”孩子问。

“去得远远的。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。天亮以前我就要出发了。”

“我想叫他也去得远远的，”孩子说，“那么，你要是抓到了真正的大鱼，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你了。”

“他不高兴把船开得很远。”

“是的”，孩子说，“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，像觅食的鸟儿，我看到了就会叫他去追海豚。”

“他的眼睛看不见吗？”

“他的眼睛几乎瞎啦。”

“这也就奇怪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捉海龟才伤眼睛的，可是他从来不捉海龟的。”

“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好些年海龟，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啊。”

“可是，你现在的力气还能捉住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是可以的。何况还有许多诀窍呢！”

“我们把用具拿回家吧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捉些沙丁鱼来。”

他们把用具从船上捡起。老头儿扛着桅杆，孩子抱着木头盒子，盒子里面装着盘在一起的、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钩丝，还有鱼钩和带把子的鱼叉。盛鱼食的盒子连同——根棍子放在船梢下面，那根棍子是等到把大鱼拖近船旁边时用来把鱼打晕的。没有人会偷老头儿的用具，不过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带回家去妥当些，因为那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，同时，老头儿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用具，但是，他还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俩沿路来到老头儿的茅棚，这就是他的家。从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头儿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盒子和其他船具放在桅杆旁边。桅杆差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。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，叫作：海鸟粪的东西做成的。屋子里有一张床，一张饭桌，一把椅子，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在用带有硬质纤维的“海鸟粪”的叶子压平后交叠着砌成的褐色的墙上，挂着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，还挂着一幅柯布布雷圣母图。这都是他老婆的遗物。过去墙上曾经悬挂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照片，他看了心中就勾起对过去的回忆，觉得有点凄凉。因此他把它取下，用一件干净衬衫包着放在屋角的架子上。

“你想吃点什么？”孩子问。

“一盆鱼拌黄米饭，你也吃点吧。”

“不。我回家去吃。我替你生火好吗？”

“不。过一会儿我自己会生的。我已习惯吃冷饭了。”

“我去拿网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事实上并没有网，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。孩子知道，他们已经把网卖了。可是，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对侃几句。

“八十五是一个吉祥的数目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鱼吗？”

“我拿网去捞沙丁鱼，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准备看一看全球的消息。”

孩子不晓得，老头儿所说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。可是老头儿毕竟从床底下取出一张报纸。

“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，”老头儿解释说。

“我捞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打算把你的鱼和我的鱼一起放在冰里保存起来。到明天早上我俩平分这些鱼，一人一半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全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。”

“美国佬队不会输。”

“但是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相信美国佬队吧，孩子。想一想那个老狄马吉奥吧。”

“我害怕底特律老虎队，也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小心点，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。”

“你把报纸看一看，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买一张尾数是85的彩票好吗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没说的”，孩子说，“可是你那张尾数是87的彩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倒霉的事儿不会碰到第二次的。你能弄来一张尾数是85的彩票？”

“我可以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得花两块半钱。我们到哪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那倒不难。我想会借到两块半钱的。”

“我想，我也能借到。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。头一遭就要借钱，下一遭讨饭。”

“别着凉啦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，“记住，现在是九月的天气了。”

“这个月正是大鱼游过来的季节。”老头儿说，“什么人都可以在五月里打鱼的。”

“我要捞沙丁鱼去喽！”孩子说。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着。太阳已经西沉了。孩子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，搭在椅背上面，盖在老头儿的肩膀上。那两个肩膀真奇怪，人尽管老了，依然结结实实的，脖子也是这样，老头儿睡着了头搭拉到胸前时，是看不出皱纹的。他的衬衫也是补丁再补，就像他的那面帆，补丁也被太阳晒得褪成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头儿的头也同样的苍老了，眼睛一闭，脸就跟死人一样。报纸平放在他的膝头上，

用一只胳膊压住，没让晚风把它吹去。他是光着脚的。

孩子又离开一段时间，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仍然睡着。

“醒一醒，老大爷，”孩子喊了一声，把一只手放在老头儿的膝头上。

老头儿睁开眼，此刻，他仿佛是一个经过长途旅行归来的游客似的。他高兴的笑了。

“你给我带来什么啦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，“我们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太饿。”

“来，吃吧。你要想打鱼，就得吃饭。”

“我经常是不吃饭先去打鱼的，”老头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，把报纸拿在手里叠好。然后又顺手把那条军毯叠好。

“把军毯围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，“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我，决不能让你不吃飯就去打鱼。”

“那么，请你保重身体，祝你长命百岁啦！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扁豆拌饭，煎香蕉，还有一点儿炖菜。”

这些饭菜是孩子从海滨酒店拿来的。饭菜放在两层的饭盒里，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套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套都用一块餐巾纸包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。船老板。”

“我应该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，”孩子说，“你不必再谢了。”

“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。”老头儿说，“他帮我们可不是头一次了。”

“大概是。”

“那么我要送他比鱼肚更好的东西。他对我们真关心。”

“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顶喜欢罐装的。”

“我晓得。不过这是瓶装的哈杜威牌酒，我还要把瓶子还给他哩。”

“你真好啊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们现在就吃吗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你了，”孩子亲切的说，“你没准备好的时候，我是不愿打开饭盒的。”

“准备好了”老头儿说，“再等一会儿，我洗洗手和脸。”

到哪儿去洗呢？孩子想。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，大约有两条街那么远呢。孩子想，我应该事先把水提来给他，还应该带一块香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来。我怎么这样粗心呢？我还应该替他再弄来一件衬衫和短外套过冬，此外，还要给他一双鞋，一条毯子。

“你的炖菜味道美极了。”老头儿说。

“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？”孩子问。

“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，不出我所料，美国老队赢了。”老头儿眉开眼笑地说。

“他们今天可输啦。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那没关系。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了。”

“他们那一队还有别的人呢。”

“当然。可是他的地位很重要。在另一个竞赛组里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，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打赢。我还记得狄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漂亮的几个球。”

“那个球谁都得干拜下风。打得那么远的球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呢！”

“你可记得他到海滨酒店来吗？我曾经想带他去打鱼，可是我不好意思对他说。我要你问他，你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晓得。我俩都错了。要是问他，他也许会跟我们一起去。那样的话，也是我们一辈子的美好回忆。”

“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”，老头儿说，“听说，从前他爸爸就是打鱼的。也许他跟我们一样穷，会理解我们的好意。”

“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也不穷，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在一很大的垒球竞赛组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正在开往非洲去的一条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，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！”

“我知道。你对我讲过。”

“我们是讲一讲非州呢？还是讲一讲垒球？”

“我认为，还是讲一讲垒球吧。”孩子说，“把老麦克格劳的事情对我讲一讲。”

“从前他也常常到海滨酒店来。他一喝酒就非常粗暴，说话又生硬又

刺耳，性子真够执拗的。他的脑子里不是马就是垒球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马的花名册。他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大经理，”孩子说，“我爸爸以为他是个顶大的经理。”

“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要是杜洛彻每年也不断地来这儿，你爸爸也会把他当作顶大的经理的。”

“真的，谁是顶大的经理呢？是鲁克？还是迈克、冈查列斯？”

“我想他们分不出高低。”

“不过，要说打鱼，顶好的除你莫属。”

“不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！”

“怎么，”孩子说，“会打鱼的人很多。打鱼的好手也不少。可是顶好的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多谢你。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。我希望上钩的鱼不要大得让我们对付不了就行啦。”

“不会有这样的鱼，只要你身上的力气还能像你讲的那样大。”

“也许我的身体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壮”，老头儿说，“可是，我掌握好多诀窍，我还有信心。”

“你应该上床睡觉啦。这样，明天你会精力充沛。我也要把东西送回海滨酒店去了。”

“祝你晚安，明早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你真是我的闹钟啊，”孩子说。

“我的闹钟是年岁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醒得早呢？为了要过一个长些的日子吗？”

“我不晓得，”孩子说，“我只晓得孩子们爱睡觉，总是睡不醒。”

“我会记得的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到时候我去喊醒你得啦。”

“我不乐意让他喊醒我，仿佛他比我强些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睡个好觉，老大爷”

孩子走了。

他俩吃饭的时候，没有点灯，孩子走了以后，老头儿脱掉裤子，摸黑上了床。他把裤子卷成枕头，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，然后用军毯裹住身子，躺在铺着旧报纸和破旧弹簧床上。

一会儿，他睡着了。他梦见了孩童时代所见到的非洲。漫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，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。现在，他生活在海边，在梦中听到了海潮的怒吼。看见了本地的小船在海潮中自由穿梭。睡着的时候，他闻到甲板上柏油的味道。闻到了晨风送来的非洲的气息。

往常，一闻到地面吹来的风，他就醒了，穿上衣服，去叫醒孩子。可是，今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的很早，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，因此继续进入梦乡，梦见了从海上崛起的白茫茫的岛顶，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。

他不再梦见风涛，不再梦见女人，不再梦见惊险的遭遇，不再梦见大鱼、搏斗、角力、也不再梦见他的老婆。他现在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如同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，他爱它们像爱那个孩子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梦见那个孩子。他从梦中醒来，他望一望敞着的门外那轮明月，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打开、穿上，然后走到茅棚外面去小便，就顺着大路向孩子的住处走去把孩子叫醒。早晨的寒气使他冷得发抖。他知道打过抖身上就会暖和些，而且马上他就要把船划到海里去了。

孩子住的房门没有关，他推开了门，光着脚悄悄地走了进去。孩子睡在前面一间屋子里的小帆布床上，老头儿借着从外面射来的暗淡的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他。他轻轻地拿起孩子的一只脚握在手里。孩子给弄醒了，转过脸望着他。老头儿会意的点点头，孩子便从床旁边的椅子上拿过他的裤子，坐在床边穿上。

老头儿走出了门，孩子紧跟其后，还是打瞌睡，老头儿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，说了声“真抱歉”。

“怎么，”孩子说，“男子汉就应该这样。”

他俩向老头儿的茅棚走去，在这条路上，黑暗里有一些光脚的人们扛着他们的桅杆走着。

走进老头儿的茅棚，孩子把一卷卷的钓丝放进篮子里，拿着鱼叉和鱼钩，老头儿把桅杆连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肩上。

“你想喝咖啡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我们先把用具送到船上，然后再去喝咖啡”，

他俩在渔人早市上用炼乳罐头盒喝了咖啡。

“你睡的香吗，老大爷？”孩子问。他终于驱走了睡魔，头脑清醒了。

“睡的好极了，曼诺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孩子说，“现在我去给你拿沙丁鱼，还有我的，还有您的新鲜的鱼食。他们那这船上的东西他自己去拿，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。”

“我们和他不一样，”老头说，“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扛东西了。

“我晓得，”孩子说，“你再喝一杯咖啡吧，我一会就回来。我们和这儿有账的。”

他走了，光着脚踏着珊瑚石朝着放鱼食的冷藏室那儿走去。

老头儿慢慢地喝着咖啡，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，他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。很久以来，吃饭倒成了让他厌烦的事情，他从来不随身带些吃的。他在船头上放了一瓶水，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了。

一会儿，孩子用报纸包了沙丁鱼和两个鱼食回来了，他俩脚踩着沙石，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小船，把船解开，轻轻地滑到水里去。

“祝您交好运，老大爷。”

“祝你交好运，”老头儿说。他把桨上的绳结儿套在桨架上，然后弯下身去，把桨叶往水里一撑，在黑暗中开始划出港口。海滩上已经有一些船只驶出港去。这时月亮已经落了山，老头儿虽然看不见船，却听得见桨叶击水和划动的声音。

偶尔听到有人说话，但是除了荡桨的声音以外，大多数船都是静悄悄的。他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，各奔前程了。每个人都驶向他认为能捉住鱼的地方去。老头儿知道他是越划越远了。他已抛开陆地的气息，驶进了黎明时分海洋那清新的气息里。在海上划了一段路程，他看见从弯流的野草里发出的磷光，渔人们把这段地方称作大井。因为这儿有一个突然下陷的七百英尺的深渊，由于海流碰在海底的峭壁上造成漩涡，各种鱼都屯集在这儿。在这深不可测的水穴里，聚集了小虾、小鱼，有时候还会有成群的乌贼鱼，在夜里，这些小鱼游到靠近水面时，大鱼乘机游过来把它们吃掉。

老头儿在黑暗里可以感觉到早晨的到来，他一面摇桨一面听飞鱼出水时的颤声，听见它们在黑暗里凌空而去振动绷紧的双翅发出啾啾的声

音。他非常喜欢飞鱼，他们在海洋上是老朋友。他为鸟雀们忧伤，特别是那弱不经风的黑色的小海燕，它们不知疲倦的飞翔，永远的张望，然而多半是一无所获。他想，“除了鹰鹭和那些强大的鸟。鸟的命运比我们还苦，为什么海洋有时候会这样无情，而像海燕一类的鸟儿却又显得那么柔弱，那么纤细呢？海洋是仁慈的，又是十分美丽的。但是，有时她竟会显得残忍，来得又是那么突然。迫使那些大海上飞翔的鸟儿，不得不一面点水觅食，一面发出微弱而凄惨的叫声，这种可怜的鸟啊！天生就是柔弱，不具有与海水抗衡的力量。”

他爱海，他总是采用西班牙人爱的字眼来形容海。爱海的人们有时也抱怨海，但是他们习惯把海当做女性称呼。一些年轻的渔人用浮标当做支撑钓丝的浮子，并且在卖了鲨鱼肝赚了很多钱后买来小汽艇，他们把海当做阳性称呼。他们把海当作一个竞争对象，或者当做一个待开发的地方，甚至当做一个要征服的敌人。但是老头总是把海当作一个女性，当做失宠或者不失宠的女人。要是她做了卤莽或者顽皮的事儿呢，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。月亮迷住了他像迷住了一个女人一样。

这时，他不慌不忙的划着船，他为了保持一定的速度，不需要使多大的力气。除了海流偶然打个旋儿以外，海面风平浪静。他让海流替他做三分之一的工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来的地方远远超过了他自己预定的目的地。

“我在深渊的海面上耗费了一星期的时光，却一无所获，”他想，“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鲣鱼和大青花鱼的鱼群在什么地方，也许会有一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。”

天还没有大亮，他已送出了鱼食，让船随着海流漂去。一个鱼食送下四十英尺的深处。第二个鱼食分别送到大海下面一百英尺和一百二十五英尺的海里去。第一个鱼食都是头朝下悬着的小鱼，鱼肚里包着一个鱼钩的把子，系得紧紧，缝得牢牢的，鱼钩的一切突出部分，钩儿、尖儿，都用新鲜的沙丁鱼遮住了。每个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，大钩钩的突出的部分构成了半个花环的模样。不论钩钩的哪一部分，凡是大鱼能碰到的，都是香喷喷的挺有滋味的。

孩子给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，也叫青花鱼，它们像坠子一样挂在两根送得很深的钓丝上。他在其他的钓丝上挂的是已经用过的一条大鳕

鱼和一条黄色的小梭鱼；那两条鱼保存得很好，何况还有沙丁鱼为他们增添了香味，增加了对它们的诱惑力。每根钓丝象大铅笔那么粗，拴在一根暗绿色的竿子上，只要大鱼朝鱼食上一拉或者一碰，杆子就会浸在水中，每根钓丝有两个四十英尺长的卷儿，必要时还可以接到别的卷上，一条大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尺长的钓丝。

现在老头儿注视着三根杆子都浸在船边的水里，他慢慢的划着，把钓丝送到适当的深处，一上一下的让它成一条直线。天亮了，太阳就要出来了。

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，老头儿看见别的船低低的伏在水面上，船头都对着海岸，在海流中散开，向着海岸驶去。一会儿，太阳越来越明亮，耀眼的光茫射在水面上，太阳越升越红，平静的海面把太阳光反射到他的脸上，剧烈地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他必须把眼光移向一旁，只管划桨。他朝水里面看，望着一直垂向暗黑的深水里的钓丝，他的钓丝垂得比什么人都直，这样，在黑的暗流里每一个深度，都会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鱼食，等待着游过来的鱼去吃。其他人呢，随意的让钓丝顺着海流漂去，有时钓丝只在十六英尺深处，可是这些渔人们误认为在一百英尺深处呢。

他想：我把钓丝放在十拿九稳的地方，就是不交好运，这谁知道呢？也许今天能交好运。今天又是一整天啊，交好运吧。我宁肯把一切都安排的分毫不差。等到机遇来临的时候，我有充分的准备。

又过了两个钟头，太阳升得更高了，向东方望去，不再觉得那么刺眼了。现在，他能望见的只有三只小船。看去显得又低又矮，远远地靠在海岸。

他想：初升的太阳把我的眼睛刺痛了一辈子。但是，我的眼力一直挺好，傍晚，我可以直瞪着太阳，眼前不会暗。傍晚太阳光的力量更强烈些。可是在早晨它却使人痛苦。

这时他望见一只老鹰伸展着黑翅膀在天上打着转飞翔。突然，它迅速地斜着翅膀降落下去，然后又盘旋起来。

“它准是捉到什么东西啦，”老头儿提高嗓子说。它不只是为了搜寻啊！

他缓缓地，朝着老鹰盘旋的地方划去。他稳稳当当把他的钓丝扯得